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二至
三四

詳校官給事中_臣李臺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_臣胡紹基

謄錄監生_臣張若湘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封建拜命請命職官門二十一道

封建

賜則出就判六道

拜命

拜命布武判三道

請命

請命服判二道

小國附庸判一道

職官

三公佩刀入閣判一道

方領為衣判一道

問羊知馬判一道

鈎距為業判一道

大匠拜將改廳判一道

員外郎讓題劍判一道

錦衣狐裘判一道

太守步歸郡邸判一道

封建

賜則出就判

甲賜則有司令其出就訴云未成

對

王者制義所以祿賢能人臣奮庸於是受錫命甲自天
祐實勞王爵大邦吉士小雅蓋臣崇其徽章假其禮物
漢詔求士寵錫惟重周官賜則命數未弘既曰不如守
官且能辭不失舊密邇侯服公卿采地非成國之制無
出就之義魯叔孫之朝王賜之先輅鄭豐段鄭有豐段
英華作假
非之如晉受以周田豈可比諸侯之撫封等功臣之就

國薄言之訐誠謂有孚慎乃攸司寧宜假器

同前

肆覲群后事資班瑞疇庸千乘義取朝宗等威有正位
之常名器無假人之道甲以榮叅賜則齒列建侯位若
附庸僭東蒙而為主地非成國異南面而稱孤虛揖五
王之班徒承四時之事闕內受賦獨申恩於萊田丘中
食采未延賞於茅土恩齊國典方期率職眷言彼甲何
顏就封皮弁守官寧拒有司之命毳衣知禮無違先正

之書

同前

蘇 綰

欽若典章丕承政道九州封域始昭於禹訓五等爵土
終叶於殷謨馴致者何率由斯在聖朝恢國本建方位
才優者䟽以爵號功永者頒以邑田是則秩子男而靡
出帝畿介藩屏而用崇王室惟德是宅非賢孰居甲以
克構承宗疇庸錫社雖荷封茅之寵猶居食采之列成
功覽分一簣尚缺於為山賜則加榮九等未膺於就國

因而勇退殊匪躁求陳力就列先賢攸重惟刑與禮循
理何傷

同前

沈興宗

王者建德是啓苴茅諸侯象賢必異名數器服將施於
九命蒲穀攸彰於五等惟甲筮仕當年彈冠上國梓材
晉用羔鴈周方方叅叔豹之名未就伯禽之典籍諸載
策閱以等威元士本視於附庸賜命不同於列國異唐
侯之桐葉未剪叅墟如鄭武之緇衣尚勤周政提封匪

盈萬井旌旗猶闕九游丞相出關昔聞其語絳侯就國
今則未宜請詳訴者之詞無縱有司之糾

同前

崔譚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任良列官以同而異故周分六職
懸教理之文禮辨九儀正邦國之典惟甲位荒王爵寵
受公車賜則當五命之差等威陳七就之數既圖龍鵠
之象亦分金玉之飾大赤以朝關一作闕諸異姓之伍太
白爰即崇乎四位之封彼已之詞誠組總之未備有司

之令意彛倫之是疑國容此欺爾瞻何在子有車馬不
馳不驅禮尚威儀不軌不物真以典憲允乎清明當是
負霜之凶非為遇雨之吉

同前

劉為輔

度土居人量地制邑政不求備官惟其能故周設六卿
辨方正位禹敷九土俾乂底績將以緝綏黎獻作乂都
鄙是崇錫命之儀爰求則柄之法靖言伊甲生也逢時
祿以代耕榮冀登於一命朝以拜錫位何辭於小國必

若才惟致理道可濟時則所告必聞何始乎就列昇高
自下宜忘於擇地况堯舜在上車書必同莫非王臣咸
仰天秩未能敬恭君命曷得遐棄厥司宜褫帶以受服
奚薄言而有訴咎自作也刑其渥凶庶片言之可懲一作
微慙兩端而斯扣

拜命

拜命布武判

王季拜命堂下布武王人謂失恭肅正以簡書曰季云其

儀得中

對

爵祿馭賢在乎典禮侯伯之秩厥有成命惟彼王季紀
名太常對茲王人拜命堂下心則隕越若天威之不違
躬行俯倭信魯史之無替禮實宜之德用稱者為臣不
易時觀布武之儀事君盡節寧及簡書之政言以得中
季其信然刑乃正邪法固難捨

同前

長孫憲

拜有九命光錫之道長人有十等尊卑之位殊今者王
人斯來王季拜命固宜鞠躬以進安得布武而行天威
咫尺異齊桓之盡敬綸命渙汗無考父之益恭實以乖
儀柰何文過簡書既正噬腊空勤

同前

郭納

國有燕饗使存聘覲苟趨步失容豈外臣倨禮王季秩
班王爵位參朝會拜命之辱則崇布武之儀肅恭之容
旋被簡書之正故知取禮則非爽謂失則深文肆無稽

之薄言責有恒之大典眷言彼季頗習禮經得中之儀
固無乖於揖讓同惡之恤爰匪臧於訟詞誰謂王人不
如林放

請命

請命服判

庚為伯有拓境之功而請命服所由以舊有不許曰非
新命未敢自安請受其衣未知合不

對

盧藻

列爵有等是稱分地厥功惟茂爰加命服惟庚廓茲疆

宇却彼戎夷若置朔方如通西域同

一作

秦襄之績寧

徵舊有美晉文之勲實茲新命以斯而請誰曰不然方
今文教式敷武功載闡將趨衛霍屢飲月氏之頭謨蓋
賈終幾係單于之頸絕漠無驚緣邊罷候無聞茅土之
封寧止衣裳之錫所由不許胡以自安豈曰無衣受其
六而或可顧茲拓境聽彼伯而為宜

同前

鄭昉

爵無及惡必在賞功服以旌禮豈忘褒德苟忠誠之不
匱則禮命之可嘉惟庚五等受封九命作伯懷贊國之

義

一作利

無忘盡忠申拓境之謀是為罄節既而敢忘錫

命以循己榮功則成焉賞宜及矣

一作也

雖名器所慎不

欲假人而車服以庸是宜

一作何處

勸善所司將為賞借難

為書勞彼庚自為功能敢為固請榮之不報善欲何歸
宜褒晉武之六衣佇美吉甫之三捷必也爵無踰等道
在守官未可新加請從舊制臧否之理其在茲乎

小國附庸判

甲有子男之爵田四十餘里修附庸之禮於諸侯所司
以遠禮科之不伏

對

列爵惟五肇侯伯而成規分土為三自夏殷而立制為
之中上次以卿士式序代耕之祿攸均列國之田任土
歸餘則聞恒政朝宗會正豈得踰閑惟甲策名膺茲利
建朱羽八貢

一作朱縣八仕

漸飛鴻以成儀白茅致封均錫馬

之蕃庶子男為秩雖居尊爵

一作號

之榮丹邑分疆爰在

閒田之列里不充於五十國誠在於附庸文軌則同朝
覲非及禮不合於天子事將託於諸侯抑惟典常孰為
乖越科之不伏誰謂非宜

職官

三公佩刀入閣判

乙為三公佩刀入閣門下監門不覺法司論罪俱至死
辭云錯誤請減議論法司執云君上之前不容有誤議

之則可減之則非

對

宸居宅中元輔就列蘭綺襲固必表九重之尊槐位辨
官以崇八命之禮旋觀彼乙從事於斯當竭奉上之誠
翻畜不祥之器未聞擒敵徒有孟勞之寶踐歷一作榮

班遂得呂虔之贈况趨於清切佩以周旋誤作匪宜入
閣固當伏罪守之不謹監門自可論辜請從司敗之科
以戒事君之旨徒云議貴須正刑名

方領為衣判

甲為方伯以黃紃方領為衣丁告不伏

對

分土建邦地方千里擇賢受職榮加九命將以大焯一作

焯

時憲欽奉國儀惠康庶績宣揚大化甲為方伯實佩

儀章既剖竹以分憂佇坐棠而行政理宜潛潤德教廣
扇仁風用申象闕之儀以副專城之望何得異文翁之
簡化味朱邑之廉平擅易長裾忽為方領劾韓延之東

郡有制黃紱比胡質之南荆曷無清譽且簪紱之節禮
有等威踰矩不祥僭奢斯咎服之不稱一作身之為災
自投三尺之書湏免六條之秩

問羊知馬判

甲問羊知馬隣人告其左道主司科之訴稱鈎距

對

裴興

天地設位聖賢成能一人垂衣百官承事瞻言京邑實
曰帝都必舉忠良是則率土聿求俊又司牧黎甿猗哉

彼甲俾茲從事賓王利用學古入官必誅群妖以靜矯
慝於是彛倫各序軌物不愆將採績字人勿使失性終
廣術察罪必欲懲非乃取赭汗衣息桴鼓而清盜因問
羊知馬為鈎距以得情斯亦多聞攸稱罕測且正色率
下類夫韓氏之名勵節執忠同彼李公之譽必欲人安
俗理在為法以繩之擿伏擒姦於從政乎何有比諸製
錦事且審於操刀語以烹鮮理必明於遊刃恪居瀕職
無俾我虞念茲隣人昧於典憲徒為狂狷之說雖尚口

以見窮誰聽芻蕘之詞終噬腊而致譴室其多訟無逞
遊詞是非相鼠之尤寧知爽鳩之罰彼廣漢者吾其與
之

鈎距為業判

甲以鈎距為業鄉人告不詞

對

上智利人遵乎古道下愚樂業勤是貿遷且貨殖乃資
政之由龜貝作為生之本所以五行嘉於權量九府鑄

其圓規弘羊美金充物少府壽昌論穀興利大農文馬
有權幣分輕重之價青鳧致準物辨鎰銖之則當較固
而有禁在乾沒而難容甲也探情善詒鈎距欲羸其貨
寧惡其囂閑諸駟驗之言曉彼質劑之契縱使鈎顛去
賣先窺卜式之羊紫蹄來驚預問李斯之犬叅伍不失
毫釐匪差實廣漢之為能非釋之而不調里仁為美夫
復何言

大匠拜將改廳判

姚先意拜將作大匠以父曾任此官請改易廳事坐處

對

員峴

先意多才入仕直道登朝權上路之衣冠光大君之寵
命周官有序既標將作之名漢制無差還視列侯之秩
家聲克紹門閥載昌京兆地靈常氏之繼為丞相姑臧
人物張家之歷踐武威前史不以為非通方不以為累
事可師古何必循常然遺劍可悲喬木有感名教之地
動息增懷隔以屏風昔聞其旨易其坐處今見斯人苟

遺芬而在旃豈夫君之可誚

同前

崔訟

先意夙傳餘慶生亦逢時章綬斯榮位崇多士箕裘不
替代掌百工帝丞相之高風鬱然繼軌顧侍郎之嘉植

貽厥有憑既而事因地勢言從天爵雖於公府之間

疑作

問尚有私庭之禮父子不宜同席古典有諸居官宜欲
易廳今則何稟

員外郎讓題劍判

員外郎陳景居官清謹上親以宸一作神筆題劍賜之有
龍泉字景揆無功不敢當受遂表奉讓御史彈故違勅
不伏

對

季子康

陳景門接聚星望高披霧香含紫帳烏下丹墀待漏南
軒依玉壺而轉潔書章北闕映金波以自清趨簡要之
司握蘭任重出神仙之路題柱恩深電影分龍星芒自
轉霜毫寫鳳神筆俄飛事頗叶於韓稜寵方同於漢主

慙無功最固有謙辭奏草輸忠初聞賜劍吹毛入罪忽
見彈珠然而鴻澤旁流將崇懋賞烏臺典法欲寘深文
郎官未越常規御史到疑同違勅既無負犯並宜告記

錦衣狐裘判

有錦衣狐裘者或舉之違僭稱取地受服

對

袁令問

命者則何諸侯錫服封之所謂天子胙土列爵馭貴班
瑞等官紀律有常紕繆無籍彼食舊德實光象賢引之

表儀用服臧禮分之彩物有文庇身無刺圭之削土是

獻劍

疑作細

以當室淹恤草莽乃徵褰之與襦恭承匕鬯

宜錫裘以用錦斯委曲以趨禮何謫詐而見尤無聽偏
辭使叶中典

太守步歸郡邸判

甲步歸郡邸掾史大呼曰妄誕耳所由責其失禮訴云
懷其印綬初不知實

對

張何

帝念分憂國資共理慎擇股肱之守以為藩屏之臣甲
遇明時偏承重寄瀕榮畫錦焉可步歸未聞叔度之歌
空劾買臣之事自可奉宇新命剖之分符而乃藁以故
衣懷其印綬况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而於掾史之間
誠為誕妄車曾不下匪黃霸之臨人吏乃疾呼類陳遵
之驚座以為失禮其若有詞捨而勿詰於古何愧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為政門十五道

為人興利判二道 教吏為詬箆判二道

不拘文法判二道 告糴判一道

刺史求青牛判一道 京令問喘牛判三道

長安令登夫家判一道 縣令增貨判三道

為人興利判

南陽太守好為人興利作均水刻石立於田畔採訪使
奏煩擾詐云以防忿爭

對

樂都既康太守成式念為耒之功而無鹵 開均水之

法以防忿爭故經界不正人將生心土田陪敦見左職

競用力規子木偃瀦

左傳子木規偃瀦注下濕之地

之政思桓公障谷

之盟畚鍤星繁溝塍綺錯孫叔敖之霸全楚意在岐塘

邵信臣之典南陽名因溉灌興利除害而人不爭雖歎

獻

音廉穀不升謂之獻

之荐及因京坻之有望俾知涯分無廢亟

活何使司之不明而効秦之非允昔鄧晨開夢理鴻隙而條源何敞效能流鮑陽而刻石揆今度古自合激揚糾繆繩愆妄云煩擾以茲獲戾不亦太一有乎過字

同前

韓極

自物必制嘉謨克獲飭勸耕桑領符卧理出入阡陌其敢寧居且通溝之攸在亦堰陂而斯尚鄉亭之中曾未刻石水門之下初欲成雲化可比於文翁恩實多於邵

父使臣以飲水察俗煩擾致詞太守以均水利人約束
尤當疆場有理知薄言之足稱忿爭不生何簡書之妄
奏比而無爽自可明徵

教吏為銘箴判

丙為守教吏為銘箴得其書記子弟所言以相告訐保
訪使科其不能和睦於人辭云以散其黨

對

閑邪存誠禦奸以德彼訓人者為政先之其有風俗未

齊泉數為患共成黨與率相比周作法於涼且從權而
救弊誰能執熱故逝濯以隨時惟丙化俗臨人除患務
本散落奸黨在三輔而尤異糾訴豪族為一切之權宜
同夫汗衣致偷問羊知馬類鈎距之能事物無隱情俾
枹鼓之稀鳴人皆懼法既且遠於從政復何恤於人言
效廣漢之錡筭聿聞操簡比國僑之刑鼎終見貽書既
度時而立功亦反經而合義如肯綮之投刃乃豪猾之
云鋤何八使之縱効在一畫而斯蔽

同前

蔣諫

學以入官員足幹事苟隨時而制法則助化之道方施
於在公是亦為政景忠而奉職知無不為置以詘筭方
茲水器觀書記而察過託子弟以為言冀乎擒奸固隳
黨與嗟爾人吏胡為告訐未能反身三省而乃相怨一
方不悛厥心覆惡其上一作覆怨其上使司急夫求瘼務彼澄
清察以不能責其非當斯則小人難養抑亦君子何情
顧禮義之不愆爰糾舉之能恤

不拘文法判

甲為守不拘文法科其罪曰無為而已

對

建官惟賢臨下以簡爰合大中之道可還淳古之風甲
委質清時分符列郡崇簡易之道化洽百城削文法之
苛人安千里如汲黯之為守卧理淮陽若龔遂之能官
行歌渤海無為而理不肅而成固良吏之可嘉何深文
而見劾且政有經矣豈必拘之守常人可化焉自當變

而至道欲科厥罪不見其宜

同前

垂範作則資政教而為本居上訓下在文法而為先甲
非異能職忝專守聖人之轡策曾未奉於公家為政之
脂粉且聞隳於吏道必也心疑有待道貴無為遠企革
胥之朝或使人迷日用久異大庭之俗何不事與時遷
况澆風大行淳化已寢宜奉先王之法用革小人之心
奚乃不拘自速伊咎縱引古訓亦寘今科

告糶判

得甲為郡一年不升告糶於鄰州觀察使讓其無備云
百姓有積則公賦不足

對

李淑

救災恤鄰古之令典有備無患邦之善謀甲宣彼六條
克念勤恤施其五教務彼樂輸而天災流行實害嘉穀
井稅不給職司其憂告糶於鄰庶擬泛舟之役有年而
蘊曷資祿稟之用一作况今寰宇初泰黔黎再寧惟彼

為

萊田尚多荒隴畝之獲每憂於家給什一之稅咸資
於國儲或委積之闕然乃凶歉而無備觀察援今習古
恐謬是非郡守通變隨時何妨損益捨而勿讓咸一作思
謂合宜

刺史求青牛判

許州人鄭傑家有青牛刺史張勤從傑求市不與及勤
身死傑將牛贈勤子鄉人告取牛父為監臨

對

張勤宗承七葉政舉六條經

一作
誥

日無戲方訓白鹿牽

星可慕欲好青牛鄭傑榮水通門襄城編戶既仰留棠

之德旋聞伐梓之求言惜清廉少從拒抗雖林中鳳集

已見秦彭而天上鶴來忽徵王距

一作
丁令

銅符此闕玉樹

斯在始叶朱暉慮玷解刀

一作
鈞

之化終齊季札即追懸

劍之誠昔孔氏脫駢猶見疑於弟子今張勤受犢何廢

惑於鄉人論情不是監臨撫事適當投贈輒為糾告深

情古今不犯刑書理宜絕筆

京令問喘牛判

京縣宰冬日退朝逢相害者至死初不屑懷委而不問
俄見行牛喘停車尋詰久而方去所司以為不理所職
妄干他事

對

二京分邑墨綬居官三揖通班黃圖作宰自可遙聞善
政廣樹嘉猷江陵叩頭止風有驗洛陽強項據地無從
何得道乏良規人餘惡少翳桑墻下不見童子懷仁垂

楊路旁唯聞暴客相殺一朝之忽爰揮白刃百年之命
遽掩黃泉縣宰既不開口死者固難瞑目人雖進路事
屬退朝忽此逢牛翻能駐馬群非向楚詎是因風氣似
還吳猶疑見月但以時流愛一作冬景寒結層冰自有慘
切之容元無溫煥之候六畜行觀致喘四時坐見失宜
此乃丞相及言何煩邑宰垂詰操刀之術罕明代斷之
唾難免憂喘不憂殺正是越司問牛不問人豈非離局
以為妄干他事實亦雅叶本條

同前

崔融

奕奕九重鏘鏘萬國凝旒闈纒天臨布政之宮曳組垂
紳日旰懸書之闕臺郎伏奏簫翟初飛縣宰退朝王鳧
稍下度金錢之廣埒過鐵鎖之長橋河南帝城是惟都
會陝西王邑須禁推埋何得逢暴客而不收委僵屍而
無詰徵洛陽之故事行馬先知採漢相之遺塵停車有
問當其所職曾不懼於宣風越其所司翻見憂於喘月
妄干他事深謂當然牒送所由任依常典

同前

康廷芝

皇都赤縣帝宅仙居萬國攸歸四方是則縣令幸陶昌
化謬宰神京過北陸之寒初屬南宮之朝退珂迴九陌
騎歷三條俄逢蠶芥之先復屬闌單之變材非玉鉉顧
牛喘而多懷任綰銅章覩人亡而不問既昧為邦之術
徒興體國之心是曰曠官足成侵職所司糾劾有合通
途

長安令登夫家判

長安令初上登夫家衆寡因移用其人觀察使以為煩
辭云各逐地宜救其時事

對

盧仁瞻一作
瞻

求才審官以恤人瘼施貢頒賦宜遵國章苟玷爾舊規
亦荒我王度瞻彼邑宰實曰能賢物土之宜使廬井之
有伍隨時改作在稅征而無差方今弓矢未橐疆場尚
一作駭眷言州縣尚勞其供億念茲倉庾已竭於餽牽
固可當官而行慮善以動均有無於鄉黨足可安人稽

衆寡於夫家是資贍國議事以制且叶於時宜執法奉
公何乖於古典觀察所見理或未然請從百里之謀佇
聽千箱之詠

增貨就賦判

劉乙為邑道百里增貨就賦減年從役

對

邵潤之

四井為邑先王所以致理九賦歛財大宰由其懸法劉
乙返風遺緒震雷成化不下堂以任人入其境而稱善

無奪時以立教終悅使以忘勞故增貨以請征方減年
 而願役鷄衣本弊已聞杼柚之空鶴髮將衰尚勞筋力
 之事當今升域中之福致天下之肥高三代之養老導
 九式而節用何必增貨減年然後計弊論績道一作紀
 成於咸暢理儀一作宜守其恒典又作具

同前

蔣挺

皇明撫運萬寓欽承墨綬為邦四人從化雖輯寧之道
 自我國章而惠養之規亦憑良宰劉乙懷符宓賤比績

劉平增貨減年誠一時之異政以今方古亦千載而同
風撫狀雖欲驚疑論情翻可嘉尚請從薦舉用表賢能
同前

學古人官議事以制止其德以率下下不忍欺厚其生
以養人人樂其業既而教化之本禮讓為先量力而行
省嗇其用懷恩者增貨就賦慕義者減年從役可為銅
墨之標長不在金科之擬議必若情由抑遣可與願為
欲求異政之聞殊失養人之道此亦深心莫測邀聽攸

疑百慮未孚兩端須扣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縣令門十六道

縣令有惠化判一道 損戶繭絲判一道

夷攻蠻假道判九道 廩無積粟判一道

縣令辭疾判一道 增年避役判一道

竊錢市衣與父判一道 集百姓不便判一道

縣令有惠化判

晉陵縣人王茂於訪察使所稱縣令任意有惠化終日
清談職務修理每行笞罰惟以蒲鞭舉請升進使司以
為寬疎不依令式欲科縣令不伏

對

康庭芝

任意慶偶千齡榮登萬室彈弦作宰動宓賤之芳聲製
錦無傷追尹何之美政浹辰行化方類子平終日清談
更同夷甫有耻且格寧收櫛楚之威以德代刑但示蒲
鞭之罰王茂幸編名數預奉弦歌欣承赤子之恩喜沐

慈君之惠屬以皇明遠散天使遐巡思甄三異之能式

舉一同之善訪

一作廉

察使官膺珥筆任總方書飲驄馬

於江城集霜烏於海樹埋輪糾忒豈謝張網攬轡澄清
何慙孟博卷言褒貶當適古今儻昧激揚遂乖彰瘴徵
劉寬之故事仁迹斯存覽任意之清猷嘉聲可挹既稱
良吏雅合名聞忽見吹毛便虧直指銅章有術久垂桃

李之陰鐵柱

一作握

無謀

一作死

且寢梧桐之問

損戶繭絲判

甲宰邑而損其戶數按察使糾按曰不為繭絲

對

林 琨

安人立政輯寧是職苟失厥德其惟不康伊甲宰邑墮
爾于位異彼魯恭無聞馴翟詎同言偃不見割雞視茲
荻蒿嗤士言之招納且修保障類尹鐸之權宜事雖害
公義不徇已損其戶數法所難踰務以繭絲時維救弊
假如晉陽始禍朝歌同惡事貴適時辭之或可况今聖
理一作惟敦本政在養人且乖既庶必招明罰察使所糾

寧叶大中

夷攻蠻假道判

夷攻蠻道由邊邑麥已熟或請人皆出獲宰不許郡長讓之云恐為不耕者所得

對

史歲用

善教者為政有聞適權者在邦必達能臨事而當斷非不詢而作謀苟或越官是稱專欲屬王風不振霸業衰陵蠻夷假道於上國丁壯就功於下土我承其弊肆毒

宜縱於貪狼爾無令聞為患亦同於蠱賊思營負戶議
發懸門雖師將入郭而人未及麥茂宰施令黔黎酌心
能操製錦之刀不紊在綱之網禮先敦義政貴有恒盡
地必資於勸分滌場或存於禁末我疆有畔頂務材而
訓農他人越思豈瘠魯而肥杞縣大夫之立法於子何
誅郡符竹之薄言將子無怨且人有食色師非及耕宜
從宣父之存信不讓荀吳之棄鼓况縣道駢雜寇衝錯
聯若從獲於或一作人是亂行於田峻則輕賈者先於

望歲剽劫者多於服勤革其虛求亦謂盡善

同前

魏季龍

大為之防自我王度動不失實為爾政方苟消息之乖
宜諒子惠之無取相茲邊邑正曰寇衝務時訓農猶溫
麥而雖盛勵一作利兵秣馬假虞道而方深實慮欺天之

凶寧顧如雲之祿或人行險以徼倖將馮河而請收縣
宰觀變以諮諏固下闕而不許度其危亂之際想其爭
奪之源恐服田者不得自專而游手者坐乘其利則不

收不獲誠虛力穡之功而惟一惟精實杜無知之俗臨
下以簡示人不偷得仲康馴翟之風符子賤彈琴之化
何剖竹之虛讓掩烹鮮之異能

同前

成 貴

王者無外寰中有截邊鄙不聳邦國以寧秦爾蠻夷遽
相攻伐異一作思荀息之假道且欲涉虞殊申舟之是行

無聞聘晉屬四月維夏三農聿興麥已熟於東臯人未
饑於南畝膽言縣宰重化黎叱彈琴自娛宓子賤之多

暇戴星以出巫馬期之克勤過齊魯之相持觀邊徼而
皆警是割是獲雖美或人之謀我疆我理須從宰君之
法何者食曰人天苟求食而忘耻農為政本有惰農以
自安候其觀豐之生將欲不耕而獲惡未可長患實預
防百里正且得中六條恐為虛讓

同前

李斯

於從政乎務知遠者苟施小惠是紊大倫惟彼邊邑地
雜華裔允茲賢宰政協良能雲雨之施既行蒲密之風

斯得屬麥秋已至農事方殷不虞蠻夷聿相寇虐豺狼

猖獗

一作滑沒

且迷假道之心原野馮陵得無犯苗之患遂

使我疆我理不復如茨如梁將從皆獲之詞是利不耕
之願雖或思苟得從効單父之毗而宰絕妄求式光宓
子之教末哉郡長昧此令圖雖為責人無難其如有字
室惕

同前

于邵

舉政之要先禁乎惠奸因人之欲必從於義取固防閑

之是以雖顛沛而無慄

一作慄

蠢彼邊邑實由徼路屬門

繫

闕

於下幾出戰於行間瞻彼麥

田是登乎秋野惟人之恤且發乎縣門多稼其豐誰資

於出獲或人為請雖楚得其所之宰也有詞寧齊至而

作告

一作害

庶有耻於吾化將不耕為爾虞此日方殷人

期利寇他年有事誰不幸災異鄭師以取温周人既怨

同單父之規魯子賤猶生為郡依何徒聞有讓理邑餘

裕云胡不知此而厚誣曷旌善績以贊不欺之政因明

致詰之非

同前

宇文賞

姦賊尋戈聳我邊鄙穡人是溷曠茲割獲且蠻方不率

夷德無厭執幣不通范宣止其預會攻取有道

一作何有

子莫與

一作得

同盟乃類乎齊有魯師晉假虞道俾我原

田亂轍麥墮啓行川上芘芘豈遑出獲邑中惴惴時有

登陴明宰道不忍欺弦歌斯洽以為不耕而獲負胡取

之義有備而舉寧

一作微

牽復之辭百里此勤信微我有

答六條所讓伊不明謂何

同前

楊歸俗

備豫不虞古之善教防萌是禁今也難易惟彼邊邑賴
斯良宰行化使尊其五教務穡不奪其三時屬夏麥已
熟秋成未幾丁壯愍馬望歲農父期於有年向人未進
於絳君鄭師何傷於周野豈謂東夷有事南蠻是敵烽
火驚候於甘泉虜騎振威於沙塞固當因茲料敵無乃
啓戎縱彼所取肆其所獲則愚夫毋渴於僥求空思寇

盜田峻獨嗟於苟得欲罷耕耘誠百里之良

一作謀宣長

一同之紊政况慮深知遠而智在窮微雖為郡長之讓
難聽士師之罰

同前

元子貞

法不可易政貴有恒利物雖在於隨時出令必資於長
久邇矣遠邑濱諸蠻夷蔑其蝸角之兵無能猾夏不虞
蜂聚之衆將犯麥秋同鄭伯之襲温若齊師之入魯自
可申之倘預固其封疆宜宜因彼犬戎縱其歛積是教

翫寇何以字人雖無厚於讐前監是與然不耕而獲後嗣何觀邑宰不從得宜頗類於宓子郡長見讓失指有契於季孫寧實有詞理宜無罰

同前

權軼

疆場之事先於慎守田農之業在乎克勤必資禮以防之是謂政有經矣國家卜鼓荒徼偃伯靈臺干戈既戢雖息犯邊之慮蠻夷相攻尚無假道之禮今者大田既稼滯穗未收邊邑常近於寇讐或人且慮其蹂踐請皆

出獲成此有年欲使功見於多安能義然後取邑人爭
出必盡室以行我倉既盈或不耕而獲豈伊恤病實長
幸災惟彼前修邑宰之化斯得徵諸故事郡長之讓頗
乖

廩無積粟判

得甲為縣宰廩無積粟人言其過曰蓄積於人

對

王系

設法安人守官之能政革弊易俗經邦之茂典必從宜

而有素豈循常以見稱

一作非

甲恤隱在懷蘊利為任思

豐穰以務本患杼軸之將空畝稅惟輕地利斯盡庶無
捐瘠俾家給而歲嫌於聚歛何縣廩是積况詩刺重賦
傳美寬征魯公不足聞諸有若之對齊國以富實資管
仲之言曾謂舉善奚其數過但恐永圖難繼涼德不堪
苟闕斯人容無效此

縣令辭疾判

鄭胄披山陰令赴任行至浙江遇風濤鼓怒弭棹而迴

乃辭疾解職人告詐病

對

康庭芝

鄭冑家承曳履職縮鳴弦將登會玉之山欲界

一作沉

錢之浦方冀騁牛刀於劍冶舞鸞磬於鍾巖不孤王阜

之能方繼子游之躅泊乎行窮楚塞路入吳江遙山將
遠樹不分極岸與長天共合歸濤活活全疑白鷺之飛
去舸遥遥直似青鳧之逝覩茲艱險慮有漂沉方懷魚
腹之憂豈顧龜腸之斃情來歛轡既有慕於王陽興盡

迴舟亦何思於載道行背浙流之右坐歸漳水之濱從
此挂冠頗諧高節因茲弭棹不一作犯彛章輒被告言
殊驚物聽任其罷退良謂合宜

增年避役判

乙為縣令百姓有增年避役者廉使察其無風化州將
云移風易俗湏久於其政令未成而驟改之何暇為理
也

對

李淑

安人之本為政是先法令克修紀綱不忒乙授茲六命
職彼一同實曰子男作人父母綏之以德化糾之以典
刑自可禮義從心回邪革面何乃慢其銜策素彼彛倫
使氓之蚩蚩已懷奸慝之計而政罔察察徒云久遠之
方廉使以糾謬為心當繩漢律州將以飾詞為喻有昧
素一作周官百姓合此從刑縣宰宜從通計

竊錢市衣與父判

丁竊錢市衣以與父父曰邑長如是使詣縣首丁往長

問之具以父言長以衣賜其父錢主告長縱盜

對

盡敬事親居致其樂永錫爾類將為色難丁也無良歛
怨為德殺牲之養猶曰不仁竊人之財誰謂其孝動生
悔吝行之義方惟彼循良是稱邑長飲冰壺以從政播
清風而成俗用既戒惡觀過知仁將順一作頓綵衣之歡

以原丹筆之罪雖聚蒲惡子難以法寬而偃草小人或
期化理諒從權而適道豈撫俗以隨時錢主薄言誠稱

縱盜宰君善政可謂勝殘於子何誅將子無怒

集百姓不便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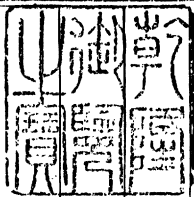
得魏州貴鄉學士謝希顏告本縣令鄭國僑每集百姓
以為不便勸以六禮無用七教修殷摯之法後井一作復伍
其田百姓披論國僑法外妄加筮楚處分

對

宋璟

墨綬臨人國僑隨班於邑宰青襟敬業希顏齒跡於鄉
校將宣風於禮教道化未敷議為政之得失訟聲斯起

利害之間非是相半何則修六禮以節性明七教以崇
德蓋聞皇王之風何虧令長之教至若廢耕釋耒方行
殷摯之法計畝分疆後施子產之令風雨惟序豈資區
種之勤虞芮不爭焉用井田之制處事則於人不便容
或弛張加箠則於法有違固湏科結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七
五至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助教臣常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胡紹基

謄錄監生臣張若湘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五

宋李昉等編

縣令曹官小吏門十九道

縣令有客判一道

立生祠判一道

參軍鵲子判一道

卒史有文學判六道

小吏持劍判三道

省官員判四道

成都令勸學判一道

縣令祭名山判一道

吏曹判一道

縣令有客判

縣令有客吏賀皆往或遺賀錢萬人告其受贓辭云其實不持一錢

對

王 緯

賓實有禮將存執贄之儀相在于堂爰司主進之務惟彼縣尹是亦為政詩愷悌以字人需飲食而肅客宓琴多暇偃室常閒將有四方之賓用致萬錢之賀彼吏人而迭進伊或者以遺來財非撫實詞作一作誇誕稽諸

漢史且曰大言詳乃呂刑寧聞黷貨晒無狀而即可驗
受贓以謂何

立生祠判

甲有惠政被立生祠百姓祈禱因而獲福或告有妖術
訴云非所能致

對

李宣

考龔黃之跡窮卓魯之化不孤良吏可謂能賢甲惠訓
聿修仁政所舉丕變舊染化居恒風歎歌邵之徒勤想

借寇之無及冀全遺愛遂建生祠歿無媿於張蒼存不
謝於王渙因心所感縱獲福而何傷唯道是從豈為術
之能致告之誠謬詐乃有字

參軍鵬子判

西州人遼鵬子先任沙州參軍永淳二年赴選冬集歸
至甘州病經二年今於沙州取選解不於京臺銓試直
赴神都選曹司判不許稱鄉路阻遠既有田牧合便赴
選

對

康子元

域中有道天下無外雖在戎落亦挂周行鶻子運偶南
薰地濱西域久沐唐虞之化獲叅州郡之班萬里牽絲
俄畢子荆之任九流懸鏡行披彥輔之雲未果登龍旋

一作先

驚退鷄金微絕徼將還敬梓之鄉玉塞遙途尚轉

飄蓬之陌風霜之疾忽遘於蛇杯寒暑之期亟環於鳳
律瞻彼故里歸路仍懸載撫身名銓衡復及本州文解
難以希求往地官曹易為憑託遂蒙申送但事奔波不

就京邑仙臺直指神都覽觀辭官歷稔不可妄託田牧
明勅垂文無宜越來此選二途咸爽百慮空馳請精說
隨之人無黷清通之鑒

卒史有文學判

有司選擇卒史以文學掌故倘員有比百石已上誦多
者先求之不得訟如功令

對

李庭暉

學以從政位將祿賢必考微言以登稱

疑作
稍

食詢諸漢

制或漸通班按彼周官湏當下秩若業同晁錯才比匡
衡多聞闕疑果行育德三墳五典顧倚相而無慙七略
九流仰劉歆而可繼固宜虛位允應旁求實乖與善之
情而啓多訟之訴含光易退則醜歸於訟者推誠應物
復過在於有司儻其誦過萬言加以通識千古與能從
事可不務乎

同前

賀蘭恒

學古入官選才署吏以賢制爵無替舊典必加明試抑

有前聞惟彼司存縉乎推擇課以經藝節其通敏或奉
常以述職乍春坊而視事遂使晁錯通經將智囊而見
擢東方荅客議雄辨以登難然則服勤蒲歲人實勞心
纔補卒史報亦何輕無儒雅之超昇孰刀筆之叨據訟
如功令誠謂有孚

同前

賈季良

與能贊國于以敷求器人弼政聿先精擇有司審才無
遺曲藝雖廝役之未劇亦文學以是徵列彼卒史典新

掌故將適時而給務蓋從事以備員百石伊何九流清
品禮秩式叙因等夷而不易干求無稽雖誦多而奚取
欲加重典之科難取薄言之訖請詳漢道方議呂刑

同前

史 淑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既叙功而論德將按名以責實眷
乃卒史寔惟王人爰從推擇以膺明試同馬遷之有論
望絕為郎異晁錯之登科才非一作無掌故進取棄於鳧
短擇先得於龜長雖漢制四科先於德行而孔門十哲

稱以文學求之者何方倚相之能讀有司奚失俾平津
之下第且一言體國珪爵斯分片善不遺草萊靡滯薄
言之訟功令式昭舉事之憊有司彌遠

同前

費光俗

懿文聚學以期致遠難進易退必在從誠且晁錯多才
亦先於掌故東方答客豈望於侍郎苟有求於叙進亦
何同於卒史受祿不誣致貴有漸陟遐由邇楊園必倚
於畝丘在著從微增冰有成於積水方進寧辭於計食

陶潛不耻一作喜於折腰矧茲百石之比乃是上農之秩
誦多為美誠有司之合甄先求見黜宜功令之致訟罪
自己招誰可怨咎

同前

鄭務

縣官凝命化天下以人文一作字有司慎舉闡大猷以儒

行雖司徒既有詞客當國豈無髦士掌故帶經傳業射
策徵庸歐陽生之代業自昔斯授孔安國之家書居常
時習刺六經以達士就百石以代耕叢者植杖而耘耒

常釋卷今茲存棘而訊豈廢傳儒由是策名廷尉公門
惟其自訟僞員文學卒史實以次教以命求之自貽不
得嫉詞多有訟誣功令而不公寧假爰書宜從告誥

小吏持劍判

得乙為小吏持劍執燭事功曹後忽帶劍於槐葉炬於
地功曹將罰之乙不伏

對

天生小人以事君子各徇所守式恭爾位恪勤或懈法

罰必施居官之恒雖細不宥既署名於小吏則委質於
功曹持劔為儀執炬行夜乙誠微品猥構無良徒効激
節慕竒不知安卑守道遂使披蓮寶鏑向春樹而棄捐
藝桂華焰委宵途而撲滅執御洋洋不爽伊善為物諤
諤果貽其傷空思強梁罪欲何逭

同前

趙頤真

王爵高懸惟才是與君子陳力必厠周行雖士庶區分
固有限於流品而忠信之道是無隔於胥徒乙也鯁生

職司小吏業非地望有殊代祿之家才同懷寶頗異名
人之子念荆璧之未斷惜連城之莫知吾道不行斯命
也已一作命斯其也執鞭之事抑亦為之遂僂俛於下寮俄鞠
躬而從役持劍曠久執炬斯勤竟無自明之効莫騁鉛
刀之割掃丞相之門忠貞未表備功曹之卒日月其除
無徐君之知己追延陵之挂劍爾位其曠誠逃王者之
規嚴罰將加恐有蔽賢之責司徒尚猶不拜主吏更欲
何尤不伏之辭恐為妄作

同前

翟禹錫

周曰胥吏漢稱轡幹既別府中之位仍標軫下之曹所以安其計食從於負版乙忤逢有造幸預可封不學竒童俄為小吏既而心勤左右荏苒驅馳慕郭太之平生有蕭何之志業帶昆吾之寶寧慙挂樹之人棄回祿之煙誰賞移薪之客功曹班同許邵才謝山濤未見優容
翻聞致罰情有所急罪不合加

省官員判

有司議戶口減耗請省州縣百姓訴云州縣廢則所隸
濶遠罷人益困請省官員

對

司馬滔

時康官備所藉為理戶減務煩則害於政有司縻我王
爵思立國體知師旅之後版籍徒懸念閭里之空州縣
宜省誠有可尚議未得中雖在濟物之規實亦勤人於
遠請依百姓之訴用減庶寮之員省事省官晉朝高其
論從人從欲魯史異其文自古已然孰謂非允

同前

杜 顛

列地之圖辨邦之數制以廛里設其井田居無遊人地
不曠土頃因群寇且有六軍既為患於凶年每屬想於
美歲方今國步將泰人心盡歸久悲風土之殊咸戀粉
榆之舊則百堵皆作三農聿修既富之教已興食貪之
惡一作貧將息故郊遂絕不毛之地郭閭鮮無名之人
商旅厚生無屑心於倚市黎甿樂業必食力於代田然
後地不耕耘稅以三家之粟宅無樹藝罰其一里之泉

何必具以寮窠而欲省其州縣與其削邑寧愈減官是為政先實亦教本咨爾戶部恤我人言將以攻乎異端不如坐進此道

同前

盧 侶

度土居人是齊勞逸列官撫俗亦藉忠良苟適於宜寧求改作頃者三苗未偃萬人靡安遂令麗土之毗多困轉蓬之役今寰瀛有截率土無虞稽版籍而多虛望喬木而未復有司爰憂爾爵式保我人議併州閭庶節賦

役眷夫白屋是啓丹誠請減職員以規省約且廢州則
邑居不接聽訟實難省吏則權制可遵恤隱何害况官
不必備標之典經人之告勞豈忘惠迪

同前

禹別九州秦稱百郡非無沿革屢有廢興苟損益之或
差亦因循而是務頌者暫遇奸宄人或流亡軍旅是加
荒饑仍及遂使黔黎失業喬木罕見於人煙井邑為墟
壞垣寧聞於猷畝泊乎皇威遠被寰宇肅清頻霑利澤

之私遂忘干戈之患省司以罷人是恤議廢置於州縣
百姓以遐路告勞難駿奔於隸屬衆以減員是請或願
取新官以省邑為謀盍宜仍舊從人欲也無或違之

成都令勸學判

得成都令江延調縣中子弟二十以上除其吏徭各率
環刀一密布十令詣大學府司科擅賦斂錄事批放仍
舉科諸生謀殺之罪

對

李 又

郎官上應列星惟帝稱難邑宰下宣風化得人斯委江
延材膺訓俗功寄臨人拜職周京銅章之秩六百隨班
蜀國劍門之路五千莫行鄒魯之風思變彭岷之俗上
琴臺而訓翟依石鏡而翔鸞將弘富教之宜用廣文儒
之業爰調子弟是蠲徭賦環刀密布聚糧求任土之資
裂裳負笈函席就橫經之道惜乎英靈莫嗣魯靡尚於
樞衣剛悍猶傳遂有歌於剗刃不漸文翁之化有逾原
壤之愆擅賦之條在江延之何負謀殺之狀顧諸生而

已彰上藩之斷頗乖錄事之批為得

縣令祭名山判

乙為邑宰祭其封內名山川將按其非法訴稱早暵甚
所以祈之苟利於人不敢避也

對

王重華

山川咸秩嘉其以靈雪霜不時於是乎崇廢懸斯設典
禮孔明乙職惟奉公思不出位百里行善且在子男之
列十倫展祭爰僭諸侯之封孰謂鄉人不如林放固宜

按法曹是簡彛必也驕陽害時司嗇憚暑詩歌太甚義
救如焚信靡神而不宗在精祈而則可用寧旱暵難責
規為雖欲正名如其恤隱不乏吾事須旌墨綬之賢空
惜爾無允為彤襜之舉

吏曹判

得甲之周親執工伎之業吏曹以甲不合仕甲云今見
修改吏曹又云雖改仍限三年後聽仕未知合否

對

業有四人職無二事如或居肆則不及仕門甲爰有周

親是稱工者方執伎

集作
耻役

以事上且思祿在其中有慕

九流雖欲自遷其業未經三載安可同升諸公雖違甲
令之文宜守吏曹之限如或材高拔俗行茂出羣豈唯
限以常科自可登乎大用以斯而議誰曰不然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繼嗣封襲門二十三道

太室擇嗣判八道 捨嫡孫立庶子判四道

正室為門子判一道 襲代封逃判二道

遺腹襲侯判三道 承襲稱狂判三道

襲爵佯狂判一道 除喪襲爵判一道

太室擇嗣判

甲於太室而擇嗣先幼者或非之稱神所命

對

立嫡以長不唯其賢或有時而捨兄則因次而謀弟惟

甲克紹先烈啓迪後生

一作昆

有高陽之才聚太丘之德

聿求門子聽是廟謀螽斯其繩雖有衆多之義鴈行以

列然乖長幼之序義則非據人斯見尤必欲構之以神

何如節之以禮况楚君遺法殷家舊制人實不等代亦

頗殊縱為疑議益彰遠越罪之愆失在甲宜以準科懲

之後先其男請從改正

同前

賈廷瑤

主器承宗雖存乎冢嫡象賢擇德必在乎權宜甲何人
哉將定諸嗣年則有序未肆挈龜之卜室乎憑靈遂稽
當璧之懿由是求周之故伯邑見捨即趙之美無恤是
膺既崇定命之制克允尊神之道古則然矣夫何非哉

同前

賈承襲

執古以道格人其經捨而或逾動則奚軌况承家繼體

之重義存乎家嗣絕嫡立庶之命禮資乎象賢是用弓
裘必榮鍾鼎以赫斯列侯之恒典豈下愚而足度彼已
之甲惟秩何也德未昭寵過符行禁有子誰立固晉侯
之不經擇幼為先類楚王之有嬖俱一作但曰神命仍虧
拜壁欲議刑章誰謂無玷况太室之禮僭已陵於殷廟
薄言之狀位匪列於周官欲按科條得悉名器此而伏
念終謂疑刑

同前

康濯

納約自牖是脩禘祫於穆清廟肅供神人既不專而為
名當幹蠱而承孝惟於甲也克構是思擇乎太室期以
當阼歷紐斯兆想平王之舊儀佩玉忘哀痛石駘之絕
繼神保是格信龜筮之叶和人謀僉同乃七鬯而不喪
就諸臣位尚檀弓之所一作唾辱以臨喪蓋子游之習
禮先乎幼者豈曰遲迴誣善之人何詞以免常賢後嗣
謀之允臧季歷嘉猷誰執為咎或委一作咸股誠為朶
順自羝羊而觸藩佯罷鼠而非據小懲是誠宜在執牛

忿疾於頑無行射隼

同前

虞咸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率由舊章克備恒典列昭穆以有序承繼嗣而道著粵惟彼甲若昔大猷無忝乃先懋昭有訓同乎班氏思欲叙其家聲類夫帝益將以傳其祖德雖珪璋克荷而嫡庶蒙戎載懷捧翟之倫猶疑幹蠱之詞協比長幼陰隲廟祧庶降祉以象賢憑靈貺以立德同其楚國先棄疾之當壁方彼衛人乃祁子而順兆

神所命也則嘗聞之龜有知焉實在茲矣或非無藝甲
擇有孚欲寘于理誰謂其可

同前

韋 巡

將正人倫必惟嗣續故有側室嫡子乃別尊卑等威以
年以德則聞常典神之聽之抑非通法惟甲啓爾宗廟
守其茅苴類簡主之承祧嗣則未卜同獻公之有子其
誰立焉爰仿共王之事更徵駘仲之道佩玉而兆既云
取吉當縻而拜遂不敢違且繼體本以承家知子莫如

真父借令愚知無辨何得長幼乃

仍一作

乖假之神明其

我則淺捨我恒禮取諂何多文過飾詞徒為妄作

同前

嚴 廻

將建嗣子必先克家豈唯興宗亦稱繼代今茲甲者昭
穆茂如爰擇眉而承祧俾傳榮而開國而乃業歸于幼
禮且殊於長年命自于神理徒稱於太室必也義均襄
子覩常山而得符迹偶平王拜楚廟而當璧事則有據
或者何非且今之所為有異於是無聞德舉將由愛立

則震來致福慮喪主宅之尤事乃得能一作宜奚堪幹蠱
之任甲且違禮罪實難逃理不足稱刑之無捨

同前

徐晶

欽若古訓奉遵遺典禮崇繼體政重承邦苟冢嫡之或
遺諒昭穆之無取眷言於甲誠乎擇嗣殊無忌之不才
讓德於韓宣異延陵之守節歸義於諸樊既而龜其知
乎類石祁之合兆神所命也同楚平之當璧且德均則
卜罕見前非年均擇賢曾無昔譴先乎幼者誠合通規

人或非之孰云其可

捨嫡孫立庶子判

侯擇嗣捨嫡孫而立庶子人非之曰行古之道

對

錫土分茅承宗主祭立嗣以嫡非才則賢若拜璧而求
則佩玉寧告一作吉惟彼侯國次當擇嗣類田氏之得文

緣成愛客同無恤之在趙不墜克家既捨子以貽孫何
葉今而行古雖檀弓制服而知仲子之非而棠棣與權

亦凜宣尼之訓請從宗計無信或非

同前

楊栖梧

王者之制著乎禮經五等已陳千古不替爾侯所擇以
為後者蓋重仁賢詎論嫡庶故捨孫而立子將繼代以
承家壓紐可尊佩玉非嗣近思靖郭傳諸孟嘗遠學周
文廢其伯邑侯則可矣人妄非之

同前

石倚

昨土報功分茅錫瑞爰加九命是寵三接將宗繼代之

美以展象賢之慶顧彼擇嗣捨乎嫡孫寔亂大倫攸乖
先典將著其代匪尚其德亦猶行古未息仲子之詞苟
非從權緣懼宣尼之對若也克紹前烈無貽後羞龜告
其猷神歆其類居喪而情忘佩玉臨代而智則藏符雖
則嫡庶有殊足使賢愚自別侯之所擇人或敢非在禮
則乖於賢固可

同前

杜信

列爵疇庸承家繼體析薪負荷堂構纂脩彼侯運偶千

齡秩惟五等謀孫不朽傳錫土之榮嗣子云亡失克家
之慶殊孟紮之在衛異微子之居殷檀弓免馬有符周
典仲子行古實素曩倫人或見非識明大體廢嫡立庶
宜正刑書吾蔑從之無載爾偽

正室為門子判

甲多諸媵之子乃以正室為門子令限出入或人告有
違不伏

對

五常之教以經王道三族之別則韓人倫正昭穆以承

桃分嫡庶而繼代必誠差忒克明敦叙是以微子從禮

捨其孫適

禮記作肅

獻公汎愛立以奚齊壁埋太室之庭楚

則違命寶箴怕山之上趙乃知才順之克昌易則生亂

苟至於道訟不可成甲齊其家宅心知訓鍾鼓思樂早

聘問名媵姪從觀

一作歡

仍邀卜姓自殊南陌豈秋胡之

遲迴寵若東山即謝安之携賞於是慶徵蘭夢義感桑

弧探社金而屢祥列階玉以分照同石駘之六子庶孽

斯聞均衛家之一兒冢嫡其取爰崇立長有以代親詎
黜商臣非取厚於江芊寧謀及子亦何怨於惠公趨庭
既學詩人正室遂為門子達其禮典穆以閨門掌政令
而攸歸限出入而奚失信居家之理寧父子之嘻或人
所陳深為未可

襲代封逃判

丁長當襲代封逃主司以有兄不錄其弟

對

夏分五等周開九命國庸人爵貽厥孫謀青土白茅將
傳樂御之室裘裳鍾鼎必製金張之家丁既慶積山河
用光家國不聞必復之業旋有逋逃之讓榮命不顧同
顏闔之鑿坏遁迹方來共丁鴻之蹈海一去鄉縣幾變
星霜冀疇庸之有主在是弟而可錄不謂政也無二法
不容私終使長襲代封沮立成之宏義幼而時棄允張
純之格言

同前

張疇

先王有作班氏叙其家風遠代無違韋孟陳其祖德是
知本枝可重宗葉難輕丁胄望素高勲庸夙著金柯玉
葉冠蓋之望攸崇青社白茅諸侯之業斯大上林春至
花萼均芳下澤秋歸鴻鴈齊列既而風枝不靜星館屢
移何卽承家泣然流涕桓玄齷爵悲不自勝苟懷揖讓
之風遂有逋逃之迹昔延陵去國今範猶存太伯辭周
遺芳未泯必若情深讓弟義等脫身請封常氏之次男
無虧太伯之高節

遺腹襲侯判

乙將襲祖侯以遺腹無識詐云生而有文小同為字

對

周彥之

乙在夢蘭生逢集夢歧疑繼體戀弓冶之餘徽詩禮無
聞想山河之舊業望九原而不作松石增哀思五等之
崇班茅封闕嗣同夫嵇紹未有識於巨源類彼叔敖亦
無言於楚相當今封比干墓式商容閭豈可使諸葛之
苗隨時歇滅樂毅之後沒代湮淪况乎血屬詳明宜存

必復之始手文昭著須傳幹父之能討以前聞義何殊
於仲子酌其故事跡頗類於周文則知奠藻獻誠禮不
乖於大柄析薪克荷事可優於小同

同前

張純如

周道不虧嗣從嫡長魯風一變新用休祥爰稽仲子之
文實定伯禽之裔抑為大典猶天之志蔑云議以合權
繼月之書可仰惟乙誕茲蘭夢慶及茅封天孤逮事之
歡神錫小同之字等康成之後盾克紹家聲類桓子之

先宗儻為公輔且立嗣不拘遺腹無長則合承家非俗說之輕談固典章之彝範乙當承襲理在不疑

同前

田義寵

靈慶所章錫胤乃承家之本恩華荐及疏封則開國之儀是知禮備十倫系宗祊而叙昭穆繫標五等列畿甸而制子男載德象賢山河必復謀孫翼子弓冶方傳乙以夙漸禍胎喪嚴顏於未誕冥包釁始傾厚蔭於生前若趙氏之遺孫一作孤如鄭門之棄孕母兮鞠我等令伯

之成人生也有文同仲子之先兆既而聿脩祖德將克
于家未展茅封爰疑再弄之日遽從芻議復引冠字之
年敬省彛章未可隔其遺誕恭惟典制理宜允其嗣徽

承襲稱狂判

甲承襲稱病狂所司按以為妄

對

求仁得仁孔丘歎其無怨達節守節延陵慕其高風甲
代襲衣裘家承茅土志無苟得爰作狎狂且玄成讓兄

初疑人望丁鴻避弟終感友言良史以為美談志士稱其重義雖言詐善尚賢為惡與其寧失猶曰從寬况觀過知仁求之不遠深明止足取則非遙而當斷以嚴科詳其大體參也不敏何足知之

同前

蔣厲躬

賞功行封父歿子繼義存昭穆理在宗祊夏殷以前罕詳斯制周漢之後咸用此途田忝藉勲庸得參纓冕誠宜率德改行嗣先人之業冀子謀孫崇保家之道焉可

忘析薪之荷稱狎狂之謀內虧孝子之心外與忠臣之節同衣裘而鮮食類接輿而欲歌必事等玄成何替名家之譽情符孟紱不聞良史之嫌即按所司之科恐失惟輕之典待盡情偽方申斷割

同前

邵卿

建邦設都天秩有禮襲裘紹冶人教攸先甲以榮冠鼎宗躬忝門牙對謝庭之蔭蔚玉樹搖春窺陳氏之英靈珠星聚夜纂弓舊服誠宜象賢故違正徒而冒狂疾伯

夷去祿雖則有諸鄙生不狂誰信其

真一作

妄若棲心讓

美宜從溫睦之規如譎行沽名須遵復禮之義自然日
蕃錫馬晉豕明受寵之文庭有懸鷄詩人寢伐檀之刺
至公之道其在茲乎

嚴爵祥狂判

甲有兄弟非賢所司命甲嚴父爵以狂疾不應命御史
劾知非狂請罪其謬

對

論以天倫分乎季孟鍾其大運異彼賢愚苟愛敬以存
誠固傳襲而無忝是以隱公推魯爰高克讓之聲太伯

辭吳卒被至

一作深

仁之道眷言于甲克合承家同周子

之有兄寧分菽麥懷謝庭之列照顧馥芝蘭黃金滿籬
已奉一經之訓白茅錫壤言逃五等之封竊意元昆顧
伯夷而見捨思深內敏宣鄙食之非狂接輿行歌此時
方秦州吁安忍是日非聞務以黜聰用辭深疾縱罕著
於誠信終自牧於謙撝馮恢不言未將諧於哀懇韋玄

晦迹俄見効於方書鶴野急難無違六順豸冠嚴勵何
罪雙珠庶將必復台階無乃妄繩憲府

除喪襲爵判

得乙請襲爵所司以乙除喪十年而後申請引格不許
乙云有故不伏

對

白居易

爵命未墜嗣襲有期在紀律而或愆當職司而宜舉乙
舊德將繼新命未加所宜纂乃集作前脩相承以一子

彼

何乃廢其後嗣自棄於十年歲月既已滋深公侯固難
必復然以法通議事理貴察情如致身於宴安則宜奪
爵若居家而有故尚可策名須待畢辭方期

集作斯

析理

文苑英華卷五百三十六